



淮水边

故乡远方

(组诗)

■ 骆治纬

街巷

幽幽长长的街巷
一盏鹅黄的灯光闪亮
它指引回家的方向
指引着心中远航
每位游子路过时都不禁仰望
仿佛光亮中闪烁着母亲的泪光
也闪烁着心中情怯的故乡

漫漫长长的时光
心中思念的故乡常常温暖心房
她在我怯弱时激励我坚强
她在我悲痛时陪伴我忧伤
当我欣喜于成绩
她亦在我近旁劝我冷静、陪我疯狂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月光
那便是——我的故乡

是啊,每当想起故乡
我的眼睛充满希望
满目曲水流觞、洪泽湖的涟漪
亲吻着鱼儿飘香
我的味蕾都飘香
母亲的淮扬菜家常
走到哪里都经久难忘
我心中温暖如阳
驺马巷中书声琅琅
文通塔下梅花飘香
我在远方常常想念
想念故乡的这般模样

遥遥远远的想念
我在天山脚下看明月故乡
请那银色的月光——
带去边疆的一朵云
投射在白鹭湖畔心花怒放
带去边疆的一阵雨
洒在古黄河两岸沃野千黄
带去边疆的一阵风
风里有游子深深的祝愿
在故乡的山水之间
诉说生命的情意绵长

梅香

轻扬飘若飞雪
飞扬我青春的心
我踏寻时光长廊
寻一缕淡雅梅香

那晶莹冰梅
似羞赧的少女
微笑而颌首
倾醉我的心头

那含苞春梅
娇嫩仿若初见
绯红般脸颊
揉碎我的心田

那青枝绿萼
最是洁白芬芳
点点丝蕊
徘徊我的心房

在雪落的美景中
我把时光遗忘
沉睡中沉沦
沉沦于圣洁的梅香

可我是如此不甘
不甘这时光的短暂
希冀明日不再朝阳
愿得这永恒梅芳

但我又不能彷徨
让岁月羁绊时光
在次第春梅的芬芳里
心向新生的太阳

轻轻扬雪停了
停顿我青春的心
我踏雪寻香
和一曲旧日梅郎

雨夜

江南夜雨绵绵般芬芳
请君步伐停响
听一听这雨声回荡
潺潺淅沥
朦胧了冬院
仿佛春色满园
即刻润泽眼前
深深地呼吸
那自由的雾霭
把疲倦消弭

江南夜雨绵绵般惆怅
请君步伐停响
望一望那遥远故乡
浅塘下的身影
是思念低吟
孤灯下前行
把岁月的足迹刻印
多想,化作早早修竹
任性依偎摇曳
呢喃细语,直到天明

江南夜雨绵绵般悠扬
请君步伐停响
和一曲鸾凤求凰
琵琶言语
尽是苦涩别离
曾经沧海桑田
又行巫山云雨
谁似我自多情
谁似君言无情
枉负于东风随意

江南夜雨绵绵般彷徨
请君步伐停响
诉一诉这柔情万丈
借酒抒怀
在长街下徘徊
把所有的思念
埋在,霓虹下的流光溢彩
多想,沉沉地闭上双眸
与天地交融互爱

啊,江南的雨夜
和故乡的人一样让人牵挂
控扣住我整个心灵
不与秋色传情
不寄夏虫华运
但求与君心心相印

星光

天空闪烁的星光
牵引我走过寂静的长廊
紫藤花凋零般不似往日模样
鸟儿早已归去,停止那歌声嘹亮
虫儿也显得安详
蜷缩在边角灯箱

远处草径如冬日般荒凉
稀疏的乔木、高大而沧桑
偶尔飘来的声响
是两行人闲步般彷徨

难得,如此宁静般流浪
在橘园东侧的地方
为平息立夏燥热的慌张
和许多文字堆砌的迷茫
以及那苦苦思索不得而解的悲伤

缓缓的风自耳边飘荡
揉碎着远古哲人的吟唱
不由得跟着月色遥望
在心的更远方

秋天

我喜爱秋天
她是如此任性
透过层层玻璃
洒下满屋光芒
我时常趴在窗口
静静凝望淡蓝天空
和那葱郁的大院
我爱桂花甘醇
嚼碎思念的芬芳
也会捡起坠落坚果
噼里啪啦响起脚下巨响
带着满足在草地徜徉
听喜鹊撒弄布谷的是非
满心心里怒放着异想
哟,梧桐枯萎了
叶片笼罩着薄薄寒霜
蜷缩起入冬里的悲伤
我的心沉醉着
在秋日里无边回响
是什么让我如此彷徨
在寒风中发出愤懑的喧响
闭上眼睛
听风声细处
在时间维度与物质交互
生命轮回的气息熙熙攘攘



品读坊

《城市麻雀》里的清江浦记忆

■ 陈斌

淮安作家车军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市麻雀》写出了清江浦小商贩的创业史,更围绕他们的细屑琐事,为我们描绘出近四十年的日常流变,储存了浓郁的城市味道,贮藏着旧景复叠般的历史记忆,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城市关系的文学表达。

清江浦在明清漕运最辉煌的年代,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商贸重镇与著名粮仓,从乾隆时期英国使臣马戈尔尼惊叹的“巨大城市”,到1980年代古风貌存而繁华不再的江淮小城,诚如《城市麻雀》所写,进步的赞歌高亢嘹亮,记忆的挽歌和泪低吟。那么如何以文学方式留住历史气息、城市味道,为她建立一份日常档案?

我们发现《城市麻雀》里的清江浦日常,其实呈现了两个并行而交叉的世界:百姓日常、政治日常。以大闸口为例,这是京杭大运河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古闸,是明代内河漕运制度的活化石。形成于南船北马时代的码头帮会传统习俗,大闸口地摊继承的街头商业文化,如混码头所需的占地盘、有靠山、讲义气等民间规矩及微妙人情,都属于庶民日常,在小说中均予鲜活描摹。皮红军初至闸口摆地摊被小商贩欺生、被地头蛇讹诈等,就是靠民警卫华保护得以站稳脚跟。皮财福与黑三、豆四的彼此帮衬,体现了街头商贩们的互利原则。皮红文与大小徐的合伙创业更像是患难与共的桃园结义。这是依托闸口谋生的民间社会,透出清江浦这座漕都作为九省通衢、运河经济重镇留存的传统人际关系,是历史记忆在当代生活的延伸。

王家姑、王红梅两代老街居委会主任为代表的官方日常,始终围绕协助政府创建文明城市、卫生检查、计划生育等“事关老百姓坛坛罐罐的琐事”展开,落实官方对城市寻求生活的控制。他们千头万绪的工作,按王家姑的说法就是协助“四城办、城管办、城管大队、爱卫会、卫生防疫站”。如小说写20世纪90年代某次卫生检查中的大闸口:“检查验收组若干专家,在地方两级政府及街道办、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下,根据临时抽签的验收地段,乘车来到状元楼广场停下,一大群人往清江大闸走去,王家姑、王红梅夹在人群中。清江大闸、若飞桥两侧没有一个摊点,路面、闸栏杆、桥栏杆等被擦洗得干干净净,一些不规范的小门市、小饭店,尤其是路边摊点都关了门、歇了业,黄德萍修配部自然也关了门,门头挂着创建卫生城市的标语。检查验收人员边走边说、边指着所看到的地方点头,大多露出满意的神态。”以生动场景,表明大闸口的喧闹杂乱、包括传统街头自治的人情世故。跨入新世纪,随着老城区改造的推进,御马头桥与承德路贯通里运河南北,完成了对民间街头自治的规范。小说中的这些情景往往是地方电视台出现的真实画面,是习焉不察而无处不在的整治下的日常。

《城市麻雀》写出了真正的庶民日常。作者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生动的历史叙述,描绘出近四十年的清江浦印象,既捕捉岁月流变中光色斑斓的城市记忆,也保存了被时光积淀而历久弥醇的漕都老味道。

首先,年代感的物态化。作者悉心为我们复原过去的生活动情,以曾经流行过的普通人耳熟能详的电影、歌曲、服饰、日常词汇、家居器物、通讯方式等作为情景道具,为小说纪年营造出逼真的生活氛围。1984年小说一开篇,皮财福就提到“万元户”“个体户”两个新词;进城后皮红文哼着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曲;皮红竹与男友看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小得月楼》。1987年皮红竹出嫁,皮红文娶妻及其“兴淮废品收购站”挂牌时,时尚从前两年的“满大街都流行喇叭裤”忽然变为“兴小脚裤、直筒裤”;最早的商品房北京新村与“五讲四美三热爱”同时挂在市民嘴边。1989年皮红兵妻子生产时,用上了BP机。1991年老街工商干部为淮河水灾到大闸口摊贩处募捐,伴随着歌曲《爱的奉献》。1992年皮红文用上手机。1995年塑料袋取代菜篮,皮红军骑摩托用大哥大。诸如此类将历史动态融入生活细节,在小说中可谓俯拾皆是,造成年历画月份牌般的艺术效果。作者称“大事归大事叙,小事归小事讲”,正是这些碎屑小事渲染出清江浦的世俗烟火味。

其次,记忆的空间化。小说对清江浦的旧景复叠,仿佛一部传记在城市地图上的投影。除了“老街118号”纯属虚构外,其他如河湖堤坝、城池桥闸、寺庙街巷、商场公园、影院酒楼、工厂学校等,完全以真名真景出现。作者让虚构的人物,行走在现实的街头巷陌,却又如此亲切自然、毫无突兀。如小说借皮家人初进城的好奇眼光,将读者带回1984年:“清澄的里运河横贯着清江浦。小城陈旧,城内城外低矮的平房触目皆是,两三层旧楼临河连片而建,城内三五幢商场也不高大,高大的只有城西南的一些工厂烟囱,向长空吐着浓烟。跨运河的红卫桥、北门桥、水门桥直至清江大闸,将河南河北连成片,牵扯着小城的活气。”他们从淮海西路折向南,经水门桥五化交商店,向东沿里运河北路往清江大闸走,拐进闸塘北侧的明清老街,经状元楼、清真寺找到了做居的“老街118号”。当时苏北最大的清江商场“崭新雄伟”,里运河“帆船往来”,闸口周边“摆满五金日杂摊点,行人行车如蚁”;老街“青石板路面在灰暗中透着油亮”,临街是“青砖木楼”“豆腐坊”“老虎灶”等。它们呈现出的,是商品经济狂潮席卷全城前夕的清江浦。

进入新世纪后,《城市麻雀》取材的生活空间景观,尤其是清江浦城市根脉的大闸口,像中国所有旧城改造中的老街一样,几乎皆被拖入仿古的再造传统中。正如小说借皮财福之眼所见2006年的情形:“他经过古清真寺,扫了一眼被仿古建筑包围的古寺,感觉没有以前的神秘感,满街漫溢的商业气息已倒淌进运河,流进闸塘,流进运河,将民俗味冲得很淡很淡。他不觉摇摇头向前走着,前方与醉笑天酒楼相对的仿古亭里,一群淮剧票友正在拉二胡、吹竹笛演唱折子戏《四郎探母》。他听了会儿,经醉笑天,兜了个圈儿走向大运河广场。这个容纳清江浦运河文化的大广场建成好几年了,是与仿清江浦楼同期施工的。”这是幅驳杂的城市空间,好似一幅新旧交替时代驳杂心情的建筑审美表达,却也算是另一种意义的真实印象吧。《城市麻雀》记录了大闸口老街改造前的日常景象,在那些道路、古桥、河流等历史地标彻底消失前,留下了它们在世上最后的珍贵容颜,将30多年前的城市印象,永远定格在非碑般坚固的文字上,为我们珍藏着再也回不去的记忆之城。

最后,城市味道的人情化。按王笛《消失的古城》所云,城市味道是一套过去传下来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是城市面貌、方言、饮食、市民文化、气味、声音等因素综合形成的传统。如果说《淮安府志》《清河县志》让我们从文献中间感受清江浦在明清时期的味道,那么这部小说不仅将我们直接带入味道的酿造现场,更散发出一种被生活腌透了的老底子生活气息。作者对市井生活常态的描写,让这部小说处处透出老手艺活儿的魅力:以笔法朴拙达到生动准确。除了以方言、饮食等物质载体营造味道外,尤善于在人与人关系的情感形态上呈现城市味道。小说中老皮爷里的婚娶往来,如同清江浦风俗表演,是活的文化记忆,是仪式上的清江浦,如1985年春节邻里请客吃饭,有“回请”的老风俗;1987年春皮红竹结婚,明明是自由恋爱,但皮财福却坚持办成“现成媒”,婚礼上有“五子衣”“全福奶奶”“新娘“减饭”、厨师收“喜份子”、娘家“背新娘”“押车”等习俗;皮红兵结婚写“回门”“会亲”,岳母到皮家为女儿婚后第一个生日“交生”等。这些小说人物口声声地“老礼数”,数百年为庶民日常建立了一套郑重的仪式感。它们是前工业、前商品时代的生活方式、生命态度与情感表达,是城市味道在礼俗上活色生香的呈现,更是筑就于百姓日用之道上的清江浦。

经岁月沉淀的事物具有醇熟悠久的品质。在城市面容高度趋同的如今,千方百计留存故土味道,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乡人来说,只为他与故土早已构成某种伦理关系,与那里一草一木皆有亲缘纽带。“今我不述,后生无闻”,车军对清江浦城市记忆的书写,让我对陶渊明这句诗忽然生出迥别以往的理解。



运河岸边如诗如画 ■ 方向东

淮安小识

■ 王慧琪



同坐轩

去过几次淮安,大多是短暂停留。淮安府署、河下古镇,这类名胜古迹基本只是走马观花,一掠而过。当然,与淮安也有过一些瓜葛,早些年为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编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少年周恩来》的连环画,我出面请了一位青年画家负责绘画,据纪念馆的领导反馈,读者们评价不错。

提到淮安,总会想到一代伟人周恩来,有一次我受邀去盐城的盐南中华海棠园采风,主办方要求写一首诗。我在诗中很自然地写到了与海棠有缘的周恩来夫妇:“……海棠在摇曳中绽出太多的故事/有一则与一对伉俪有关/中南海,西花厅,万隆会议/他们的爱情让海棠写进了历史课本……这‘中华’二字/同那个从淮安走出去的青年不谋而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那时只有十二岁。”(这首诗当时发表在《扬子晚报》上)。

新近受一位曾在淮安财校(现更名为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多年的友人相邀,去淮安大学城为淮的六所高校的部分师生做一个讲座,得以接触到一些生活或曾经生活在淮安的人,对

这座城市因而有了些感性的认识。

那天的活动几所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来了,与同学们互动交流后,来自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的王老师捧着一摞我近几年出版的图书让我在书的扉页签名,说这是他们陆续购买的馆藏书,难得有机会见上作者本人,留个字以作纪念。王老师很年轻,哈尔滨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时是这所学校的图书馆馆长给她通电话,力邀她来这儿工作。如今她已在这儿找到了爱人安下了家。她热情豪爽,建议我明儿一早“去尝尝咱们淮安的杠子面”,俨然把淮安当成自己的故乡了。还有一位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的赵老师一直站在我身旁。她知道我早年出版过几本与青年相关的诗集,一定要让我为她迷恋写诗的儿子题写两句寄语。她的手上还拿着一本儿子写的诗集。这是一个多好的母亲啊!担任这次活动主持人的小汤老师,是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副馆长,陕西宝鸡人,2009年西北大学毕业后来到淮安,年轻而知性,谈吐中透出极好的素养。她已在淮安生

活15年,在这里结婚生子,与这座城市构成了血脉相连的关系。

富有历史感和个性特征,是一座城市让人记住的重要因素。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一些活生生的人,用他们所创造的人生故事,来丰满这座城市的血肉,让人体会到她生命的质感。或南或北而来的异乡人把自己生命的根在这里扎下来,表明这座城市对外来者的包容与接纳。天生我材必有用,前面说到的来自哈尔滨、宝鸡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这里大显身手便是很好的例证。还想想说刚认识不久的王教授,他是这次我与淮安大学生交流活动的策划者与促成者。他出生在泰州姜堰,19岁从苏州大学财经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当时的淮安财校做老师,后来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学生处长,38岁那年跨界去做金融保险,干得非常出色,最后做到了省公司高管,还被聘为产业教授。他年轻时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学生充满感情。几十年的工作生涯里,他特别注重阅读,且善于思考,留下了若干关注社会生活的思考性文字。近年闲暇阅读中他注意到一个叫作“扬子江文萃”

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推送的文章都来自社会基层的普通写作者,“非虚构、接地气、抒真情”的投稿要求和“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传播”的办号理念更是深深吸引了他。王教授特地去拜访“扬子江文萃”的主办者,并在很快的时间内把这位曾在报业创造过奇迹的老领导请到淮安,给他曾经做过多年老师的学校的学子们推广这一让人奋发向上的阅读理念。大学毕业后即来到淮安,他青春的书写和能量的发挥都在这片土地上,他表示退休后还将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这样的一种情怀想来正是这座城市所赋予他的。

在淮安,在这里,虽然还是短暂逗留,但我看到和接触到一些活色生香的人。他们生活的场景,让我体会到这个城市的多边立面。那天早晨王教授领我们一行去清江闸附近的一家面馆,吃罢富有特色的杠子面后,又带我去那座始建于明代初期的老闸上看看,当时天气很冷,但在那儿有一些老者,分坐于两张小方桌,正在聚精会神地搓蛋。通过这些生动的老者,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特有的闲适和蕴含其中的民间智慧。